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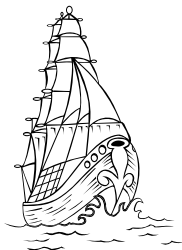
金碧峰降生

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。」曾經做過南宋都城，現為浙江省會的杭州，的確是一個山明水秀、民風淳樸、物產富饒的好地方。

在杭州湧金門外靠近西湖附近，有一戶人家，主人姓金，人稱金員外，夫人姓俞，篤信佛教、心地慈悲，夫婦相敬相愛，生活十分美滿。

朱元璋改稱吳王的第一年（西元一三六四年）十月十五日這天，金員外夫婦在天色將亮未亮的時候便起床梳洗，點上佛前蠟燭，燒香拜過菩薩後，就到院子裡去散步。這時天空中一輪圓月漸漸暗淡，滿天星斗反而越加的明亮了。

放置在院子裡的洗臉架上，有一只盛滿了水的鋼盆。滿天星斗映在這盆水裡，清風輕輕



吹動，水面微波盪漾，星光閃爍，分不出星兒究竟是在天上，還是在盆裡，情景十分奇特。

金員外看了，歡喜叫道：「夫人，快來看。」

金夫人湊過去，果然看到滿盆倒映晶亮的星光。她一時興起，捲起衣袖將雙手伸進水盆裡，攪得金光蕩漾，再掬起一小汪水，高興的送進嘴裡。

金員外站在旁邊笑著說：「古人杯弓蛇影，就怕吞進蛇，如今你倒吞起星星來。」

「倒真像吃進一顆星星。」

「是啊！這就叫星星（惺惺）相惜了。」夫婦說笑了一陣，就回屋裡休息。

過了一個多月，金夫人發覺自己有了喜了，一則因為初次懷孕，再則因為吞了星星之後才有身孕，心裡總有點放心不下。金員外也怕出意外，於是夫婦倆商量過後，就由金員外帶著香燭紙錢等，到關帝廟去求籤，問個心安。金員外雙手捧著籤筒，才搖了一下，就有一枚籤落在地上；他拾起來一看，是第五十三籤。金員外磕了三個頭，謝過關老爺後，就到西廊下見道士。道士找出第五十三籤的籤詩，金員外看到上面寫的是：

「君家積善已多年，福有胎兮禍有根；八月秋高生桂子，西風鶴唳哭皇天。」

金員外不覺蹙起雙眉。道士看員外臉上有些懊惱，就問：「員外求籤問的是什麼事？」

金員外不耐煩的說：「問的是婦人懷孕的事。」

「如果問的是孕事，這籤是上上籤，大吉！」

「何以見得？」

道士說：「這『八月秋高生桂子』，不正是大吉嗎？」

「但是最後那句『西風鶴唳哭皇天』，只怕不吉利。」金員外說。

道士又說：「你原只是問生子，沒有問禍福，所以後面那句只是附帶的；假如是問禍福，前面這一句『八月秋高生桂子』可就落空了。」

雖然道士解釋得婉轉，金員外心裡到底有了芥蒂，他怏怏然離開關帝廟，回到家裡。

金夫人看見員外沮喪的回來，連忙問：「求籤了沒有？籤上是怎麼說的？」

金員外唸了一遍籤上的詩句。金夫人說：「看來這籤上所說，是凶多吉少。」

金員外又轉述了一遍道士的話。

金夫人說：「那多半是奉承的話，靠不住。」

員外說：「我再去找別人問一問。」

「到哪裡問？」

「我前天在通江橋上看見一個算命先生，頭上戴著呂洞賓的道巾，身上披的是二十四節氣的道袍，腳下穿的是三鑲布皂鞋，擺著一個占卜攤子，立著一塊『易卦通神』的高腳木牌，攤前圍了一堆問卦的人。我當時十分好奇，向人打聽了一下，聽說他還是什麼鬼谷子的學生呢！我這就去他那兒問一卦，看他怎麼說。」

金員外整了整衣冠，便往通江橋去。走到橋邊，算命先生面前照樣圍了一群人，員外只好耐著性子等著，站得兩腿又痠又麻，好不容易才輪到他上前。

算命先生見了他，說：「員外是要占卜嗎？請先說出姓名、居所及所問的事由。」

金員外回答：「在下姓金，名某，住本地湧金門外，目前內人懷有身孕，請問這胎是男是女？是吉是凶？」

算命先生轉身燃上一炷香，嘴裡唸著：「虔叩六丁神，文王卦有靈，吉凶合萬象，切莫順人情……」他唸完，把一個銅錢扔了六次，看著卦象說：「這是天喜上卦。卦上說紅鸞天喜，是個男孩。」

「請先生再看一看，君子問禍不問福，卦內凶吉還請直說。」



算命先生遲疑一下，開口說：「這個卦是個好卦，只是有一點欠缺。我說出來，員外不要見怪。」

「正希望先生直說，怎會見怪？」

算命先生就說：「今天是個丑日，惡鬼當道，所以此卦又叫身隨鬼入墓；幸好有天喜臨門，逢凶化吉，雖有這點不利，倒不礙事。請員外放心。」

金員外聽了「身隨鬼入墓」這五個字，一顆心突地沉到底，不禁雙眉緊蹙，愁容滿面，勉強付過卦錢，起身作揖，拔腳就走。回到家，金夫人迎上前去，看見丈夫臉色不好，嘆了一聲說：「占卜還是不吉嗎？」

員外把「天喜臨門」及「身隨鬼入墓」等卦名說了一遍，從此夫婦倆就添了一樁心事。

光陰如梭，不覺到了八月十五。這晚正是中秋佳節，萬里晴空，碧淨無雲，一輪明月玉盤似的掛在天空。金員外夫婦賞了好一會兒的月，不覺已到三更天，兩人便回房安寢。

第二天清晨，金夫人一覺醒來，發現已生下一個白胖小娃兒，她只叫了一聲苦，便昏了過去。睡在身旁的金員外，竟一點都沒察覺。

天亮時刻，左鄰右舍推門出戶，看見金家院子裡射出一片紅豔火光，以為起了火，急忙闖進金家探看究竟，進了門，不見半個人影，便又趕到金員外的臥房。只見床上多個赤身裸體的白胖小娃兒，金員外夫婦卻直挺挺的躺在床上，任人怎麼喊，怎麼搖，就是不醒；原來兩人都已過世。

這時候，院子裡的火光不見了。大家都不知道金員外夫婦是怎麼死的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猜測了半天，後來一個年長的陸阿公說：「這兩口子死得不明不白，應該報到官衙裡去才是。」於是大夥兒推舉陸阿公爲首，寫了一張聯名狀，到杭州府城裡報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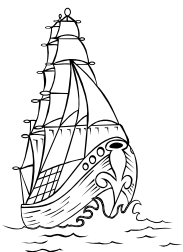
府官大人接了這份聯名狀，又詳細問過情形，沉思了一會兒，就拿起筆來，在狀子上批了幾句話：「據狀，金某夫婦的死雖有可疑，然無傷可驗，當即由地方上收屍掩埋。所生嬰兒如無人領養，著令送往雷峰山下淨慈寺收養。」

大夥兒聽過官批，磕了幾個頭，便一起返回，買了兩口棺木，把金員外夫婦的屍體收殮埋葬。府衙又辦了一張公文，派了一名快手，把公文送到雷峰山下淨慈寺，令淨慈寺的雲寂長老收養那名嬰兒，並且將來在該寺出家。

那名嬰孩一離娘胎就成孤兒，又獲令出家，大家都認爲他一定跟菩薩特別有緣。



金碧峰得名



淨慈寺就在湧金門外不遠的雷峰山下。雷峰山一帶據傳原是一大片平地。有一天晚上，西天雷音寺佛座下的一瓣蓮花，不知怎麼飛來了中原，到了杭州，因為貪看西湖美景，一直逗留湖邊；還在流連之際，忽然聽見雞啼，天色一亮，它就再也飛不起來了，只好就地化做一座山峰。後來，從西方來了個印度僧人慧理和尚，他說出雷峰山的這段來歷，又在這裡蓋了座佛寺，用「慈音清淨慈悲」的意思，給這座佛寺取名為「淨慈寺」。

那名嬰孩進了淨慈寺，拜在雲寂長老名下做小徒弟，一晃已過九年。小徒弟長得聰明伶俐，十分得雲寂長老看重，但他有些怪癖；無論一天給他三餐、五餐，他餐餐不拒；每餐給他三碗、五碗，他也碗碗吃光；三天、五天不給他吃，也不見他叫聲餓；沒事幾乎不與人說話，還可以整天不睜眼，不開口，鎮日待在僧房裡打坐。

雲寂長老看他日漸長大，就選了一個好日子，給這小徒弟落了髮。從此，他開始誦經念佛，正式當起小和尚來。

那時，西湖一帶飛來峰山下的靈隱寺裡，有一個經會叫做「碧峰會」，正在四處尋訪一位主講的禪師，最後請到了淨慈寺裡的這位小師父。果然，這位小師父到經會講經後，前來聽講的民眾就一天多過一天。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這位小師父的法號。日子久了，有人就說：「這樣一位大禪師，怎麼可以沒有法號？」

大家一聽，這倒真是個問題，於是眾口同聲要為經會的這位禪師起個尊號。有的看了禪師的眼，提議說：「這位師父碧眼如胡僧，可以稱作碧眼禪師。」

有的看著禪師的鼻子，說：「這位師父鼻尖如峰，應該叫做鼻峰禪師。」

有的原在山上居住，知道這位禪師的來歷，就說：「這位禪師從前在雷峰山下的淨慈寺出家，如今在飛來峰下的靈隱寺講經，應該取號雷峰禪師，或飛峰禪師才是。」

正在議論紛紛之時，忽然有人建議：「這個經會叫碧峰會，這位師父又是這個經會的會主，為什麼不用碧峰長老來稱呼呢？」

大家這才異口同聲的說：「好，好，好個稱號！好個碧峰長老！」

從此這位孤兒出身，在淨慈寺出家的小師父，就得了個「碧峰長老」的尊號；又因他俗姓金，大家就連姓帶號稱他為「金碧峰長老」。

這一年，金碧峰長老二十歲左右，淨慈寺的老師父雲寂長老也升天多時。

碧峰會的會期屆滿七七四十九天的時候。金碧峰長老對會眾說：「四方眾弟子都在這裡，今天經會功德圓滿，和尚我也要向前來聽經的各位弟子表示敬意。」

大家齊聲唸了一句「阿彌陀佛」後說：「我們聽經受教，已經很有福分，怎麼能再接受師父的賜予？」

長老說：「這倒不破費。西園裡滿樹的果子都是這幾年裡，貧僧親手栽種的。你們到園裡去，一人摘一個果子，不要空手而回，才不辜負我當初種樹的心願。」

大家聽了都依言到西園，挨著次序，一人摘了一個果子。等他們回到會上時，金碧峰長老已經離開會場，雲遊去了。

此時正是明朝永樂皇帝登位後第三年。



張天師奏請下西洋



有一天永樂皇帝坐在金鑾殿上，當值官揮打了三響淨鞭，宮裡的文武百官，分成左文武兩班，跪在殿前的丹墀下，三呼萬歲後，才起身拱手垂立。

傳宣官高聲問：「文武班都齊備了嗎？」

押班官立刻出班奏道：「文官不少，武將無差，班次都已齊備。」

傳宣官又高聲說：「各官有事的出奏，無事的退班。」

傳宣官的話才剛說完，就有鴻臚寺主管外交事務的文官，報了名說：「有西番洋人進貢。」

「番邦進貢？可有呈報朝廷的文表？」

「個個都有文表。」

於是幾個西番使臣，依序呈上文表和貢物。永樂皇帝逐個過目，龍顏大悅，立刻傳下聖旨，命四洋館款待遠來的外賓，又命掌理膳食的光祿寺，立刻準備筵席，大宴百官，並在宴會結束時，按照階等頒賞全體百官。

文武百官謝過龍恩，各自退班。這時候，突然出現一位老人，跪在階下低頭，喊聲：「萬歲！」

永樂皇帝望著那老人，問：「階下跪的是什麼人？」

老人奏道：「臣是龍虎山上的道教領教張真人。」

「原來是張天師，有什麼事要上奏？盡奏不妨。」

天師奏道：「由於諸番國今日來朝獻寶，使臣想起了一件最重要的寶物。」

「哦，什麼寶物？」

「是傳國寶。」

「這傳國寶可有什麼來歷？說出來給朕聽聽。」

張天師從容的說：「原來在春秋時期，楚武王當國的時候，一個叫卞和的百姓，一天閒



遊荊山，看見一隻鳳凰落在一塊石頭上。依卞和對玉的敏銳度，他想：鳳凰不落無寶之地，這石頭裡必定有寶玉。於是就把那塊未曾雕琢的石頭拿去獻給武王。武王叫玉工來鑑定，玉工說：『這是一塊普通的石頭。』武王就判卞和欺君之罪，砍去了他的右腳。不久，楚文王即位，卞和又拿那塊石頭獻給文王。文王也叫玉工來鑑定。玉工又說：『這只是一塊普通石頭而已。』文王也判卞和欺君之罪，砍去了他的左腳。

卞和就抱著這塊石頭，回到荊山下，放聲大哭了三天三夜，把眼淚都哭乾了，連血都哭了出來。有一位好心人問他：『你這沒有腳的可憐人，爲什麼這麼傷心呢？』卞和回答說：『我傷心的不是自己的雙腳；我哭的是這個世界竟有那麼多人把寶玉當石頭，把誠實人看成騙子！』這段話傳到了楚文王那裡，楚文王不服氣自己被說成識人不清的昏君，於是叫人把石頭切開，看個究竟，沒想裡面真的是一塊晶瑩剔透的寶玉。

秦始皇併吞六國後，選拔天下最精良的玉工，把這塊寶玉剖爲三段，並且拿中間的一段做成一塊傳國玉璽，刻有由李斯所寫的『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』八個篆字。這顆玉璽歷代都被視爲傳國至寶。最後輾轉傳到元朝宮廷，被元順帝帶到了應昌（熱河省內）。元順帝去世後，又被他的後人帶去西番。所以這塊傳國玉璽，就流落到西番。但這次西番進貢的寶貝中，並沒有這塊傳國玉璽，因此老臣不得不啓奏。」

永樂皇帝聽了張天師的啓奏，猛然想起三年前自己進軍南京時，當時的皇帝建文帝下落不明，據傳可能是逃到外洋去了；而且還有一些前朝元老的后人，竟在西番建立起帖木兒帝國，這些都是後患，不如趁著這個機會，藉尋訪傳國玉璽的名義，順便打聽建文帝的下落，並聯絡西番各國，令帖木兒帝國不得蠢動。

永樂皇帝想到這裡，便對張天師說：「依卿所言，朕得設法尋回傳國玉璽才是。」

張天師說：「傳國玉璽已經遠在西番，恐怕不容易尋回。」

皇帝說：「既然西番能到我們中國，我們怎麼不可以到西番去呢？待朕即時調動人馬，到西洋去遍訪一番，這有什麼難的？」

天師又說：「西洋和本國隔著萬水千山，路途遙遠，本國的人馬恐不易成行。」

皇帝說：「話說：『欲知山下路，須問過來人。』你又不曾到過西洋，怎麼知道去西洋的路難走呢？」

張天師說：「臣雖未去過西洋，卻聽過很多有關西洋的事。南海中，有一個婆羅國（即今汶萊），乃是東西洋分界的地方，東邊是東洋，往西便是西洋。西洋各國除了有說不盡的